

皇清經解



三海文集

問陳錫修書

卷之五

古者聖人之制禮也必順天地之理而參之於人心之德故其於禮也必以天地之理為本而人心之德為用此其所以為禮之本也故其於禮也必以天地之理為本而人心之德為用此其所以為禮之本也故其於禮也必以天地之理為本而人心之德為用此其所以為禮之本也

門 12
疏
卷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三

學海堂

所錄文
有拘那

左海文集

閩陳編修

壽祺

著

妾母禮說

古者聖人之制禮也重祖禰之祀別尊卑之體嚴嫡庶之閑設
降殺之節私奪乎公父行乎子尊尊親親壹統明本名正而言
順言順而事成險詖之釁消傾覆之階絕人治之大莫踰乎是
苟爲反之義虧教傷吾於喪服而知周禮之意之精也吾於穀
梁春秋而知魯禮之變之漸也儀禮喪服總麻章曰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大夫以上爲
庶母無服何也士卑大夫少尊降絕總天子諸侯尊一絕旁期
貴貴之義爲皆有祭祀之事吉凶二道不敢以卑廢尊故也大

皇清經解

卷一千二百五十三

陳編修左海文集

庚申補刊

15
20
317

仁
478
317

皇清經解

夫以上爲妾皆無服喪服總麻章曰貴臣貴妾此謂士也蒙士爲庶母言之禮記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此之謂也馬融注儀禮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爲貴臣貴妾鄭康成以爲公士大夫之君夫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絕總又何臣妾之服之有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而專私其臣妾何聖人用禮之偏頗也諸侯之子父在爲其母何服喪服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氏注曰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諸侯厭其子於庶婦庶孫則不厭故服問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喪服小功章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鄭氏注曰以慈

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總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何服喪服大功章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鄭氏注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母也何以謂從乎大夫而降也降者降其本服也父爲大夫以尊絕其妾之總而無服子亦從父之尊而降其母之齊衰而大功也諸侯尊重故子厭大夫尊輕故子降如其本服謂之不降降其本服謂之降從其無服謂之厭從其有服而服謂之從服從其有服若無服而降謂之從降從降有三降其母之齊衰而大功者從乎父之厭其妾也降其妻之期而大功者從乎父之降其庶婦也降其昆弟之期而大功者從

乎父之降其庶子也不言從乎父言從乎大夫降有生乎父之大夫者也庶婦之降小功通乎父也妾之無服庶子之降而大功始乎大夫也言大夫則大夫之妾與庶子之厭降見言父則不見也如使大夫服貴妾與士同於庶婦又爲通服則是未嘗以尊降也則其庶子之服當統言從乎父而降不得言從乎大夫而降也以是益知貴妾之服之不關大夫也或問曰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夫不服貴妾則庶子何以爲母大功曰喪服傳一言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通上下也四言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謂大夫也兩言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謂諸侯也故變父曰君夫言各有所當也大夫絕總固有父所不服而子服之者矣從祖昆弟之子

也其子則爲族昆弟總也妻之父母也其子則爲外祖父母小功也何疑乎大夫庶子之爲母疑乎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如使庶子與父同爲大夫父則爲貴妾總子則爲庶母無服則何以言父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者乎則禮於是乎窮矣以是益知貴妾之服之不關大夫也大夫之妾爲君之長子三年爲庶子大功君子子何以爲庶母總也妾從乎女君子緣乎名母也大夫之妾爲其子期大夫之庶子何以爲其母大功也妾以賤遂子以尊殺也公妾與公之庶子何以不相服也妾從乎女君子厭乎君也公妾爲其子期公子何以爲其母無服也父得厭子君不厭妾也鄭氏喪服注曰君卒則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此庶子之不

爲後者然也庶子爲後爲其母何服喪服總麻章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馬融注曰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伸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總也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氏注曰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夫禮出妻之子爲母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無服今庶子爲後乃得服其母聖人以爲承祖宗之重屈母子之情猶得廢一時之祭而存三年之哀其妻又爲皇姑齊衰期其近臣又爲君母從服總亦少以伸孝子之心矣否則欲尊

其母而反賤其父而且輕其祖禮諸侯一娶九女不以妾爲妻其貴妾之繼室者攝女君則有之矣上雜記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蓋所以定分別嫌也雜記又曰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鄭氏注曰耐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崔靈恩曰謂女君死攝女君也於廟中爲壇祭之然則妾得耐食也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不世祭者薦而不祭非廢之也雜記曰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喪服小記說同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然則祖之妾曾祖之妾高祖之妾皆得耐食也喪服小記曰妾無妾祖姑則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鄭氏注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耐則凡妾下女

君一等然則妾亦得祔嫡於宗廟中也此士大夫之祭妾母然也以是差之則庶子爲諸侯得爲其母別立廟穀梁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所以別廟者何也妾不敢體君不得配宗廟故也匡衡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嚴父尊祖之義也否則欲尊其母而反賤其父而且褻其祖春秋諸侯爲所生母常逆古之禮而加隆焉經以義書惟穀梁能以禮正穀梁春秋隱公元年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貽傳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春秋文公九年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曰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母以子氏者謂繫子爲號仲子繫惠公成風僖公

一也繫於子不繫於夫諸侯妾母之書法也終春秋之世見此二者而已所以正諸侯妾母之號也春秋隱公五年曰考仲子之宮傳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隱孫而修之非隱也曰考曰修則惠公已立之廟矣傳言非隱不非仲子之別廟也不配孝廟故也終春秋之世妾母別廟見此而已亦以正始焉爾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咸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猶穀梁春秋之義也左氏公羊以爲仲子桓公母歸貽歸襚皆一使而兼二禮然而一以妾繫夫一以子先母自違其例禮又大乖春秋書法未之有也左氏之言豫凶事益遠於事情矣鄭氏釋廢疾曰若仲子是桓母桓未爲君則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貽之此言足以折二傳矣春秋考仲子之宮何以不繫

子爲號也元年之文具矣此從可知也王使歸賵禮乎非禮也傳曰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然而惠與隱猶未嘗尊仲子爲夫人也傳言成之爲夫人者探隱之志非其世祭也世祭則成之爲夫人矣而隱猶未嘗施之國中也何以知之以經之不著仲子謚不著仲子夫人知之也初獻六羽猶下女君一等也春秋僖公八年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言夫人而不以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大廟立之以爲夫人然則魯之尊妾母爲夫人而配宗廟自僖之於成風始也以子爵母以妾體君賤其父褻其祖春秋以著魯禮

之所由變也臨以宗廟而去其氏其義嚴矣左氏以爲夫人哀姜也然春秋之例生卒偁夫人葬稱小君哀姜之薨八年矣致主于廟不得猶偁夫人也公羊以爲夫人齊媵女之先至者然齊女之至不見於經惡乎知夫人之爲齊媵也且夫人見廟必以祭以禘則彌隆何爲譏不敬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自我而往也齊仲年來聘致夫人自彼而歸也夫人姜氏至自齊自我而迎也我娶之不可言致也夫人既至矣見廟又何致焉故穀梁言尊成風是也自僖之夫人成風也然後風氏薨書夫人然後葬成風書謚書小君臣子無貶尊上之文也傳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是春秋偁號之變也然後僖之子孫因襲其制累世而不改宣之母頃熊襄

之母定嬖昭之母齊歸卒皆夫人之葬皆小君之然後魯之君喪所生母遂服三年左氏傳昭公十一年葬齊歸晉叔向譏之曰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其甚也則哀公爲悼公之母齊衰春秋定公十五年弋氏卒不夫人葬定弋不小君何也哀有定公之喪未君故不及尊其母也且定之嫡夫人不見於經容春秋時尙存故尊不得加於妾母也非春秋削之也左氏以爲不偁夫人不赴不耐於姑也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夫君已夫人之春秋以不赴不耐而不夫人則是臣而貶君可乎魯自僖以來妾母無不夫人矣哀何爲而不赴不耐不夫人之也文姜哀姜之有罪其卒與葬春秋不能貶而不夫人不小君君不貶之故也臣子之義也哀不降定弋春秋何爲獨去其夫人故吾

以爲哀不及加其尊也穀梁不見隱桓之母何也以爲春秋前卒可也左氏以君氏爲隱母則不辭不夫人不氏春秋書法未之有也左氏公羊不見隱夫人穀梁之以夫人子氏爲隱妻何也春秋之例一公之世必書其夫人隱不宜闕焉知子氏之爲隱夫人也夫人歸氏之爲襄妾以否穀梁無以明之左氏以齊歸爲敬歸之娣杜預注以胡女敬歸爲襄公妾何休注公羊則以歸氏爲襄公嫡夫人然齊歸果嫡何得初至不書欲言爲世子時娶之而沙隨之會襄公始生何得成公之世已娶夫人休雖不信左氏無以自解然則歸氏之爲襄妾吾取左氏可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穀梁說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

也左氏說母以子貴禮也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說鄭氏駁曰禮無二適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五經異義又曰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謹案禮妾母無服謂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氏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以歸齊不反故也此鄭氏之優穀梁也夫攷之於禮則喪

服有數驗之春秋則稱號有殊古之正名如此其重也是以大統壹大本明尊尊親親人道得其序焉若夫王者殊時禮不相襲質文異宜損益異制非學者之所敢知也雖然漢韋匡之議宗廟近於古矣

駁沈果堂尙書小疏唐虞不步五星說

史記麻書黃帝考定星麻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武帝詔言黃帝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按五部卽五行五星與五部合者也故蔡邕天文志謂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渾天者揠自黃帝也然則五星之步自黃帝已然矣黃帝素問云凡五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言由人仰視之大小以測高卑此亦黃帝推步五星之證也斗綱之端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故治厯以斗建爲紀漢厯志云五星合於五行三辰五星而相經緯續漢志云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畱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古今厯術其法未始有異則未有不步五星者也黃帝造厯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太平御覽引尙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元厯紀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子攝提格孳大衍厯議引洪範傳曰厯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乙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劉歆作三統厯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定厯元亦未有不推五星者也唐虞紀歲雖不見於經而歲名實因歲星而起爾正夏曰歲左氏正義引孫炎

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洪範本於大禹其辭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歲亦取義歲星也史記集解引鄭康成尙書此注曰星五星也與馬融以星爲二十八宿說異鄭君精通天算以五紀之星指五星確有所見非夏之厯法步五星乎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而後可以審高下之經遲速之差豈可以虞書中星不兼及五星遂謂五星之名商以後始見乎如其言則步星之法有經而無緯何以求遲速順逆晨夕贏縮之準義和何以爲千古疇人之宗乎史遷言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尙書古文家說其本義也律書又言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此推而申之

之義也若謂虞書星辰止指二十八宿則史遷十母十二子云云亦書所未言豈造麻者皆不用之乎尙書大傳以七政爲四時天地人蓋別爲一義史記索隱正義引以證史遷之說則舛矣今乃舍天地人而易以歲月日舛又甚焉馬融注堯典固云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然不如高密鄭君注指日月五星最覈而賅矣唐虞不步五星之說雖出於沈氏果堂吾無取焉

上儀徵阮夫子請定經郭義例書

弟子壽祺頓首侍郎夫子閣下乃者仰蒙善誘俯啟禱昧將於九經傳注之外裒集古說令壽祺與高才生共纂成之盛哉夫子嘉惠學者之心乎壽祺聞王符有言曰聖人天之口賢人聖

之譯粵自明孟幽幼誥志聞諸虞史初哉首基釋詁厘於姬旦冠昏聘射之記每埒奄中之經沈魯司馬之言博存餅家之傳辯章舊聞采綴漏逸五經萌芽譯聖者遠矣何論游夏既往羸劉遞嬗詩之分爲四春秋之分爲五哉漢代經師恪守家法專門命氏顯於儒林精習師傳則獨推張禹不依章句則見詆徐防而王吉兼經能爲騶氏賈逵好古並通五家何則五經剖判去聖彌遠方語不同傳寫遂錯賢者識大不賢識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將以扶微學廣異義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奚必移子駿之書輕毀執政會范升之議爭及日中哉且夫說詳反約者學問之樞轄統同辨異者禮樂之章條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又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善夫魯丕之

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異義蓋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襍此經生之分也總羣師之言稽合同異而不偏廢此通儒之識也是故西京石渠議奏諸儒說難悉用標名延世綿邈瞭如指掌惜東都白虎通義不復遵其舊章獨許祭酒鄭司農述先聖之本意整百家之不齊其所撰著皆先引諸說次下已意異乎黨同妬真專已守殘者焉今就兩大儒之書覆按之許君五經異義今學古學粲然眉列日祭月薦徵叔孫通祝延帝尸援魯郊禮自施孟京房甘容歐陽夏侯董仲舒尹更始劉更生韋弘成匡衡二戴貢禹眭生淳于登陳欽賈逵之倫靡不攬摭菁華刊裁臧否說文解字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

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如貞人鼎省兼錄京房江之羹矣別臚韓氏嵎鋈峒谷經異璧中玉粲璵猛句搜逸論禮收羊革之今文書載襃毛之或字洵所謂博問通人允而有證解繆誤達神悖者也鄭君先事京兆第五君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同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西入關又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其答臧模問解詩之義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故鄭君禮注引經多與本書差互刑剝睇于乃京易之同費柳穀育子卽伏書之異孔以及朱綃被綺襪李送車燕燕作於定姜崧高生夫山甫竹祕翟蔽之殊文禹陂湯躋之異讀依循三家迴別毛故若其本經詮釋亦不曲拘一師阮

徂共爲三國之名厲王后有十月之刺雖云箋毛間乃从魯孟侯采濟南之訓禮目參信都之第周官則故書特存儀禮則今文不廢論語讀正齊魯公羊本異嚴顏二鄭同宗旣讚辯其雅達南郡本師亦彌縫其參錯蓋有成藍而謝青固無是丹而非素至於河雒緯候不嫌讀讖墨守廢疾并埶箴育洵所謂網羅眾家囊括大典禮堂寫定學者知歸者也典午以後家法漸改涂徑方岐古學颺流猶在河洛唐儒孔賈諸經疏義證發注家近爲駁暢但恨杜王僞孔宗主不明漢魏遺書遂致散佚其他依違首鼠茫昧焉烏疏漏尙多良可嗟喟今海內嗜古之士陶冶染學其風世篤深愍廢墜競事蒐討群經佚注具輯成書吾師所修經籍叢詁百有六卷攷訓故駭音讀六藝羣書所載備

矣然而微言大義散見經傳升嶽浮海胥達津梁食雞跖者必取其千說羊尼者莫分其二苟非比以義類觀其會通則駟牡沿譌犧尊失據斥芟茲爲巧慧訾柳卯爲乖違徒煩稽古之三萬言孰訂明粲之十二證竊謂仲尼二學祖述堯舜孟子明事傳之博文以經注經折衷之本造車合轍此爲椎輪爰自周秦下逮南北傳注而外眾說如林宗經述聖旁出子史雖體歸文翰而義傳典墳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或徵經以證事或約經以就意或析經以斷章或綜經以通貫或襲經以互存或牽經以旁涉古訓相承師道未喪誠六籍之鈐鍵嘉論之林藪類而集之依經條次以周孔及七十子之徒所說爲傳訓權輿以諸子百家爲經典羽翼以諸史志傳爲文義淵海用以申

許鄭之閔眇補孔賈之闕遺細大不捐得失咸箸襍而不述直而勿有如其別白一尊俟自得之說文與爾正相爲表裏其中所列異文雖省書名半居經字凡所甄錄尤宜該洽若乃二京講經之奏六朝議禮之篇綱舉目張引伸聯系體既鴻綜非可破碎宜放劉向班固之書別爲通義取揚子法言之語總名經郭庶幾探噴索隱拾遺補蕝滙九流之支裔發文囿之根葉一卷所習無誤於立師五學不墜猶瘡於求野壽祺粗涉藝林曾微彊識鼎者歲在箸雍敦牂養素家衡亦嘗稍事綴輯取便瀏覽人事牽迫廢焉不修伏惟夫子天下模楷殿中無雙莅越八年文武爲憲方面靜息舊文修理倡明經業宏獎氣類壽祺幸得陪奉鼓篋優游湖山親聆叩鐘俾通窺牖遠慚司馬傳教蜀人俯效臨碩預論周禮蛾子時術敢撮壤于崇山駕馬十駕冀驅塵于策筴謹依擬條例撰畧呈覽斷加規錄以就準繩或令諸生相爲參酌亦可補苴云壽祺頓首頓首

經郭條例

經郭蒼萃經說本末兼賅源流具備闡許鄭之閔眇補孔賈之闕遺上自周秦下訖隋唐網羅眾家理大物博漢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經義不遺一字其大端有十一曰探原本以經解經厥義最古如三傳禮記所引易書詩爾雅所釋詁言訓是也二曰鈎微言與訓眇辭注家闕畧如說文所解廣雅所釋是也三曰綜大義發明指歸會通典禮如荀子之論禮樂董子之論春秋史志通典之麻議禮議服議是也四曰存古禮三代遺

制周人能言如左氏傳之稱禮經小戴記之載雜說是也五曰存漢學兩京家法殊塗同歸載籍既湮舊聞塵見如史記載尙書多古文說白虎通引經多今文說漢書五行志多三傳先師之說五經異義多石渠議奏之說是也六曰證傳注古人解經必無虛造間出異同皆有依據如毛傳之合於雅詁鄭箋之涉於魯韓是也七曰通五詮一家之說或前後參錯而互相發明如鄭志之通諸注差互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之別三傳短長是也八曰辨勦說晉代注家每摭拾前人而不言所自如僞孔尙書傳之本於王肅杜預左傳注之本於服虔郭璞爾雅注之本於樊孫是也九曰正繆解大道多歧習非勝是實事求是擇焉必精如易之象數明則輔嗣之予宗可退書之訓詁覈則仲

真之僞傳可排是也十曰廣異文古籍篆隸易時遞變眾家授受傳本不同如說文之古文玉篇之異字漢碑之異體經典釋文之異本是也統諸十端囊括古今誠六藝之潭奧眾論之苑囿今仍釐爲條例如左覽者詳之

一以經注經此爲漢學之先河六藝指歸具見爾雅博文明事首推孟子坊表二記動引詩書燕聘諸義本詮儀禮春秋左氏傳說經尤夥元亨利貞之辨黃裳元吉之解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卷耳能官人則大戴記逸周書具之虞書數舜功則四凶十六相詳之豈獨王應麟所舉外傳叔向單穆公閔馬父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其言有功聖學在漢儒訓故之前哉今並緝錄以資討源

禮記冠義昏義鄉飲

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諸篇本釋禮經全文具在止注每經篇題之下不必複錄

一經中援經有不標經名實據經義者如禮記檀弓仲遂卒于垂云云卽據春秋宣八年之文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至歸假於祖禰用特卽據尙書堯典之文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以下卽據周官諸子司士甸人諸職之文燕義篇首亦引周官庶子郊特牲鄉人禘云云卽據論語鄉人儺之文大羅氏云云卽據周官羅氏之文郊特牲冠義以下卽據儀禮士冠禮記之文內則凡食齊視春時以下卽據周官食醫庖人之文此類必由經傳洽孰乃能左右逢源逸周書中如職方解大戴禮記中如哀公問曾子大孝諸侯釁廟朝事投壺本命諸篇有與周官小戴記相出入者宜皆詳錄至乃孤章斷句文

字異同或其本傳習各殊如公羊文十二年傳引惟譏譏善諍言云云禮記緇衣引周田觀文王之德是也或其詞彙括相就如左氏隱六年莊四年傳並引商書有惡之易也四字僖十三年三十三年昭二十年傳並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語是也舉此見例他經可推

一經中援經證事本非釋經然如左氏隱元年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鄭箋卽轉引此傳爲說則左氏最先得經意矣此類義在探原亦宜詳錄

一經中引經如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檀弓同

鄭注高宗名篇在尙書喪服四制引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論語同

下云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則此語當在高宗之訓而非無逸所傳左氏傳引夏書曰維彼陶唐至乃滅而亡賈服孫杜皆解爲夏桀之時夏書止于允征當仲康世則此語當在百篇之外而非尙書所有此類歸之逸經附每經後

一所采群經皆取其援引他經者至于一篇之內前後相承數卷之間異同互見義具本書無庸贅錄如三傳之釋春秋凡例是也惟禮記爲七十子之徒各述所聞辭非一家事有萬族義類繁博錯綜紛拏爲之條分櫛比則不獨會通本書且參校古制愈于后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禮又春秋時周禮在魯左氏魯人而善于禮傳中接禮最詳所稱先王之制

先王之令皆是物也是故發凡起例咸周公之禮經三聘五朝乃文襄之霸制蓋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今于此三書特廣條緒異乎他經剖纖析微實有裨于禮學

一春秋三傳事蹟它書所載多相出入明辭虞畿有春秋別典國朝陳厚耀有春秋戰國異詞今不重采

一說文解字引經之例有用正訓與次訓不相蒙者如口篇嘽字引詩嘽嘽駱馬義爲喘息與喜也之訓隔齒篇齧字引春秋傳齧義爲齒相值與齧也之訓隔是也有用次訓與正訓不相蒙者如人篇假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義爲至不與上非眞之訓相屬土篇空字重文聖引虞書曰龍朕聖讒說殄行義爲疾惡不與上以土增大道上之訓相屬是也有字

止一訓引經爲假借者如麟訓羽獵韋綺虞書借爲鳥獸虞
毛豸訓人姓商書借爲無有作豸啍訓口氣詩借爲大車啍
啍豸訓行兒詩借爲管磬蹢蹢是也至若麗訓艸木相附麗
上而生引易百穀艸木麗於地與本義合易釋文云草木麗
說文作麗是唐以前說文如此玉篇引易同說文是顧野王
尙見漢易有作麗字者靈訓大屋也引易靈其屋與本義合
釋文云豐其屋說文作靈今釋文靈字誤脫是唐以前說文如此廣
雅靈大也是張揖尙見漢易有作靈字者則不必執古文易
之本字不爲麗爲靈也藝訓至也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藝
與鄭君尙書注摯之言至合燭訓火光當依類篇所引引商
書曰子亦燭謀與經子若觀火義相應岐訓迄也引周書常

岐常任迄爲迫近之義常岐爲近侍之官與揚雄胡廣侍中
箴合詞訓共也引周書在后之訓與馬融本尙書合與禮記
注訓之言同亦合則不必執古文尙書之本字不爲藝爲燭
爲岐爲詞也此類循文考義務在求是不可苟同亦不可立
異

一說文引經因文散舉雖繁簡錯綜皆可尋其條理故有上下
數文輒隨字類繫者如示篇崇字引虞書下文禴字即釋類
于上帝王篇瑗字引爾疋下文環字即舉肉好若一謂之環
瑁字引周禮上文琕獻瑒字即並舉玉人之文是也有一句
數字輒隨字類繫者如玉篇玕引禹貢球琳琅玕上文即載
琅字牛篇犛引春秋傳犛犛上文即載犛字口篇唸引詩民

之方唵呬下文卽載呬字是也又有不箸經名實用經語者
如示篇祠字注仲春之月云云用月令文祿字注地反物爲
祿用左氏傳文是也有不箸經名實係經字者潛研堂答問
嘗舉異文塙昏勉掙拏戩等三百餘字有合有違宜別擇之
此外尙多當更搜采有引某說卽係經說者如卜篇貞字引
京房說卽京易章句釋貞字之義鹵篇彙字引徐巡說卽釋
尙書寬而栗之義自篇陞字引徐巡說卽釋秦誓邦之杌隍
之義巡受古文尙書心篇引博士說卽三家尙書說洪範之文五經異義
可證水篇溺濕汶字引桑欽說卽釋禹貢之文欽受古文尙書帝篇敝
字引衛宏說卽宏古文尙書訓旨釋皋陶謩黻之文王篇
玼字引宋宏說卽釋禹貢玼珠之文宏從孫登少傳歐陽尙書見後漢書儒林傳然則

宏亦爲今文之學者與夙篇鬻字引歐陽喬說喬高義同形聲近卽歐陽尙書
章句釋牧誓如豺如離之文据史記周本紀引牧誓可證木篇櫛字引賈
侍中說似侍中四家詩同異中說櫛桐梓漆之文牛篇犧字
引賈侍中說似古文尙書訓中說微子犧牲牷之文酉篇醕
字引賈侍中說似周官解詁中釋酒正之文亞篇引賈侍中
說似左氏傳解詁中釋文六年傳爲亞卿焉之文彊篇造引
譚長說亦釋禮記王制造士之文其餘傅賈侍中說者或非
經解貴審別擇庶無誤收

一說文引經有散見於它字讀法中者但須節錄其句如竹篇
筍讀若春秋魯公子彊言篇諺讀若論語跖予之足之類至
于轡讀若春秋傳曰輔轡彊讀若公羊傳曰彊階而彊讀

若虞書曰歟三苗之歟載讀若詩載載大猷卽用本字爲音與全書之例不合近儒以爲傳寫淆譌案此或讀若下脫一比音之字之歟二字則衍耳傳寫者未必改注中易識之竄秩歟載也又如繻既需聲又言讀若易繻有衣則讀若二字爲衍也又如引書栞讀若刊圍讀若驛而今本尙書卽爲刊字驛字引春秋品讀若聶而今本春秋卽爲聶字此類或由後人改易相沿至今或古文今文傳授異本

一說文引經之字重文者有古文籀文篆文或字諸體並附載一小學之書說文廣雅最與爾雅相輔詰訓名物敷證極博輒依部居逐字甄采玉篇以下頗經竄亂必擇明引經句者錄之旁至漢魏碑銘釋藏音義文字異同靡不搜討

一漢儒傳注有古學今學之分必先考其家法然後異同可辨

鄭司農先事京兆第五君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

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北堂書鈔引續漢書與後漢書

同又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其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

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

城乃注周易鄭志吳模問坊記注以燕燕爲定姜之詩答云

爲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得毛公傳而爲詩注更從

毛本故鄭君注禮易用京氏詩用韓魯公羊春秋用顏氏此

其證也典午以後家法遂亡河洛之間尙遵古學迄于唐初

得失參半今自見存兩漢傳注以下唐人義疏以前及諸散

佚古注凡釋此經而引彼經者並采所以博存異義補綴闕

遺

一群經佚注近多編輯成書並雅材好博收拾闕遺今所纂經說係取諸諸家章句之外凡諸佚注不盡復錄然采獲浩博篇牘牽連卽莫不貫弗其中闕漏亦渺矣

一經典釋文所載諸本異字諸家異讀並采

一偽書如家語孔叢子之類亦采者如讞獄之當具兩造

一周秦諸子未遭燔經漢儒先師荀卿最近賈傳董生絕學如綫淮南劉向雜家博收論衡以下條緒可尋訖于家訓辨難頗覈它如宏景藥錄多通雅詁甄鸞算術專釋五經今並有覈百家源洄六學例諸介純夏撫廣徵尸子之大名槐檀柞檜芻援鄒書之改火

一史部起史記訖唐書稽討志傳鉤提疏議二京經業可一字而千金五代儒林孰重南而輕北至于通典之淹貫禮說水經注之研覈地理闡助經義是爲閎博

一子注史注有涉經義者並采以資證明其爲訓釋本書使文義易曉者稍擇最要附綴每條

一逸緯及唐以前逸子逸史別史傳記有涉經義者悉采

一六朝以前通人簞簞史傳而外文集閒存苟於經術有裨不廢采求散佚

一采書悉仍原文宣詳母略每書必標某卷某篇以明所徵有據善本訂誤者附注其下

一卷首仿經典釋文之法爲序錄若干卷以稽家法考廢興

一總經編纂之例凡鴻章鉅典眾論如林及閎說眇眇綜括經解皆提挈綱領不宜破碎取劉向別錄之法爲通論若干卷取班固白虎通義杜佑通典之法爲目若干條

一分經編纂之例逐條排比離析章句各依漢儒家法其古學今學焯然可知者循其義類按次緝綴有所闕疑以類附當篇末

一編纂之例每條先揭本經篇名次錄所采之書易上下經題某卦書詩儀禮禮記爾雅題某篇周禮題某職春秋三傳題某公某年論語孝經孟子題某章文字異者悉標經句以便循省其爲傳注證明者並列傳注本文於章句下

答翁覃谿學士書

壽祺謹復覃谿先生閣下比數蒙手教甚感荷去春以來先後示所訂阮氏釋文校勘記段氏周禮漢讀考精心果力神明不衰每對友朋以爲欽嘆其中有欲獻疑而久未請謁者緣其辯甚長性既踈嬾復念先生耆德宿望而未學小生一孔之知未必有裨於高大且君子於所尊弗敢質嘗聞先生性執恐論難鋒起萬一以筆舌爲長者罪尤非所以事左右之道也故踰歲忍不發旣而聞先生徧語人極訾校勘記輕付他手繆誤紛出則恐承學之士不揣本末不顧是非隨聲詆嫫不悉是書之體而遂以儒爲戲非講學者之所以厚風教也故前日因啟問之閒聊以毛詩卷中三事質三事者皆先生培植繫不遺餘力以爲校者不讀爾雅不讀說文荒繆不通者也其二事王風釋文不

滑校勘記謂小字本十行本所附釋文不作水此形近而譌校勘記指作水者譌也齊風釋文鰮校勘記謂此字當作鰮桃天篇釋文云鰮本亦作眾可互證此必當時別體字校勘記指唐人作鰮者別體也而先生責其欲改不滑爲水滑責其轉以鰮爲別體誤讀文義被以極寃過矣其一事小雅釋文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校勘記謂二王字皆譌當作主壽祺據鄭氏詩譜云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證陸元朗語所本皆以文武絕句是以敢爲校者左祖也壽祺又據小序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采薇以下合出車杕杜三篇皆文王詩獨魚麗爲武王詩之始則治外不得專屬武王甚明而先生謂陸釋二其字指鹿鳴至魚麗十篇繫文王武

王者言之無論分配不協而讀先其文王後其武王爲句文義豈復可通乎夫經義高深詁訓繁曠一家之言孰無千慮之失卽此三事無失者先生亦以爲無關義要然盛氣相凌所訾非其理儒者之言殆不若是忿戾也此則區區敢獻其愚之意也旣承來教於前二事稱急欲改之蓋君子泰山河海之懷若此又援陳思好人譏彈其文而誘使盡言意思懃懃懇懇而不倦壽祺雖不敏亦安敢自匿其私不求請益於左右今謹就來教更申之釋文文王武王一事來教謂果用鄭譜則校者當云兩王字是兩所字之誤必不可改主字又謂所字與主字形不近而聲近不知尊意仍從俗讀以兩王字絕句邪抑從鄭譜而徑改兩王字爲兩所字邪從俗讀則其誤不待知者而知從鄭譜

則或改王爲主特點畫小小之譌就而定之可矣其實如釋文之舊以先其文後其武爲句王以治內王以治外爲句謂王者所以治內外也其義尤通若必依鄭譜爲兩所字則釋文本字字乃是兩王王之與所形聲皆遠何由致譌願先生三思之承詢識認之認今人多書作伋案伋字見漢書孟喜傳說文無認字列子夢伋人鹿殷敬順釋文云伋本亦作認道藏唐盧重元列子注本亦作伋此伋古而認俗之證不必談漢學泥說文而後爲有據也先生所訂段氏周禮漢讀考數則今覈之惟秋官司烜氏段據注故書燬作垣一言改官名之烜及注烜火也當爲烜三烜字皆爲燬似未盡善何也二鄭以燿烜爲二字許叔重以燿烜爲一字不可強合說文燿字解曰取火於日官名此

據秋官司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言之其下又曰舉火曰燿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此據夏官司燿言之其下重文烜曰或从亘此以燿烜爲一字也高誘注淮南汜論訓亦曰燿取火於日之官也下復引司燿之文許師賈景伯高師盧子餘其言皆有所受蓋諸儒所見周禮司燿有作司烜者如世婦橐人環人之兩見故併兩職解之也周禮鄭注烜讀如衛侯燬之燬明是別擬音義釋文大書司烜曰音燬注燬同是經文作司烜不作燬矣注故書燬作垣燬字乃烜之誤段氏不改此一燬字轉改上下三烜字又疑司燿司烜不當爲一遂謂說文本無烜字此其疎也然先生謂說文烜字乃司燿之燿與秋官司烜無涉則亦未審叔重兩解燿字之意與取火於日官名之語之所出

矣又謂段氏卽二徐所校說文與所校繫傳尙不能核對此尤
訾非其理也大徐本說文烜在燿下小徐本烜在部末段氏正
以二本參差疑其移附何謂不能核對繫傳云臣錯案說文烜
字在燿下注曰或从亘今此特出而注云或與燿同又別無音
切疑傳寫之誤壽祺謂此乃張次立語非徐錯語繫傳中每稱
臣次立案與臣錯案相亂耳說文烜字在燿下云云謂鉉本也
今此特出云云謂錯本也繫傳朱翱反切卽錯所用今云別無
音切明非錯語然則段氏之疑二徐本附綴烜字亦有由矣段
氏於說文用功最深海內無匹破滯發蒙精瑋賈鄭此天下之
公言雖有一二抵牾於其大體無傷也而如左右所訶得爲平
心論事乎鼎扛之鬬鼎覆之鼎兩字兩音此不易之說也但儀

禮作局不作鬬說文存鼎脫鬬而傳寫歧誤又以鬬注屬鼎故
致紕紛攷士冠禮設局鼎鄭注今文局爲鉉古文鼎爲密公食
大夫禮士喪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諸篇
注累言皆同惟士昏禮設局鼎注云今文局作鉉鼎皆作密案
今文古文之異前後宜各畫一以士冠等注證之則儀禮古文
皆作局密今文皆作鉉鼎士昏注鼎上當脫古文二字也少牢饋食禮注今文鼎作鼎是今文又以鼎當鼎也既夕禮注今文鼎皆作密此注今文疑亦古文之誤少牢注古文鼎皆作密可證是古文又以士冠賈疏云今文局爲鉉古文鼎爲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今文故疊之必他篇注悉與士冠注同疏乃得云一部之內皆然也古文局密並以同音假借鄭於局鼎二字一用古文一用今文疏云不從今文故疊之者專舉局爲鉉一字而

言耳若說文與鄭雖小有異大致相同鼎部鬲曰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周禮曰廟門容大鬲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是許以鬲爲古文也篆文及注口竝譌一大徐音莫狄切小徐音民的反皆誤鬲爲鼎矣戶部局訓外閉之關不訓鼎扛是鄭本儀禮周禮作局者古文同音假借字非本字也金部鉉曰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鬲此字今說文亦譌爲鼎此僛禮者謂儀禮非周禮也說文凡引儀禮則僛禮引周官則僛周禮叔重自序言僛禮周官皆古文其全書無不分別瞭然可覆案也段氏言儀禮古文本亦作鬲後人改爲同音之局亦疑詞未定而謂今本說文誤合鬲爲一字謂說文鉉下僛禮爲十七篇之禮皆郅確先生乃詆其欲欺天下人皆未讀書又恠人畏其專講形

聲不敢觸其邊際誠鄙人所不解也漢讀考又言鄭注天官主以利得民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以利民與財利音別也利民與財利音別者如公羊之伐先生譏段氏不明舉傳注之詞使觀者欲駁正而無從并譏何休注之傳會不足信謂周禮利字不知如何長讀短讀此又訾非其理矣案公羊言伐在莊公二十八年傳注治公羊者安得不知之段言音別如公羊之伐其意已明若必具引傳注之詞而後可則鄭君注上思利民一語不僛左氏傳不當先受糾彈邪何邵公注公羊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唇言蹶口開唇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臆造後世四

聲五音九弄反紐之法卽源於此惡可相非且漢儒讀法別舉一字以定其音爲常例卽本字爲音爲異例周禮庾人注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與大宰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是也蓋一字包數音一音包數義音異者別其音義異者別其義字雖不易而音與義各判焉古者諸聲之學失其傳久矣後之學者尠能盡通所賴以稽尋墜緒獨有說文而說文止著一音不爲分別之詞其它經典釋文景佑集韻往往一字兼載數音蓋古音猶有存者以周禮注散字例之安見鄭君讀利不爲兩音乎莊子楊墨乃始離跂荀子綦谿利跂楊倞以爲利跂卽離跂說文颺从風利聲讀若栗梨𩇛並勑聲讀若勑勑古利字以此求之則利字之長言短言從可定矣此甚易解無可駁者不知先生

何以譙讓之深也段氏古文尙書撰異謂寅餞納日本作寅淺內日此據集韻及羣經音辨也集韻二十八獍曰淺滅也書寅淺納日馬融讀通作餞羣經音辨曰淺送也滅也音餞書寅淺內日集韻所據馬融讀卽本諸尙書釋文音辨序云凡字有出自經箋傳中者先儒之說必經著義旣釋文具載今悉取焉然則音辨淺字引書取諸釋文審矣今本尙書釋文云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其字作餞與集韻音辨不合者二書據陸元朗釋文舊本今尙書則唐天寶所改本今釋文則宋開寶所改本也案儀禮旣夕禮緇翦注翦淺也今文翦作淺士虞禮乃餞注古文餞爲踐尙書大傳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是淺踐餞三字音義通而尙書寅淺本字作淺馬融本與孔傳本並同馬

讀淺爲踐故訓爲滅僞孔讀淺爲餞故訓爲送陸音淺賤衍反者以傳訓送必讀爲餞知之也音辨惟據釋文舊本故知訓送訓滅皆同字也集韻言通作餞者指天寶旣改之尙書易淺爲餞也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尙書古文從今文見唐書藝文志開寶五年詔李昉陳鄂刪定尙書釋文改從唐之今文見崇文總目玉海困學紀聞唐太宗詔顏師古刊定經藉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本爲定天寶十年詔張參撰定五經字樣頒於天下由是有司停納習本見封氏聞見記咸平二年從直講孫奭請摹印古文尙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見玉海困學紀聞是皆校經之大節考古者不可不知集韻音辨所列經典異字異讀皆據未改釋文

可貴在此段氏採擇之精此其一端先生每疑賈文元書寅淺鳥夷之類不詳出於何本此疑所不必疑者也治經之道當實事求是不可黨同妒真漢儒學近古其家法出七十子之徒宋後學者好非古其肌斷在千百載之下故不能不捨彼而取此而亦非盡廢之也其有存古可資者何嘗不兼收參訂以爲薄宋後之書輒並其善者而不旁涉又豈通儒之見哉夫說經以義理爲主固也然未有形聲訓故不明名物象數不究而謂能盡通義理者也何則義理寓於形聲訓故與名物象數而不遺者也言形聲訓故與名物象數捨漢學何由然非心知其意博綜源流未足以與此壽祺聞道恨晚經術寡淺豈敢妄以鹵莽膠滯之見岸然搖壁筆札欺世盜名於一時且與段君雖相知

豈至阿其所好卽阮侍郎師所爲校勘記壽祺固未嘗與其役其中分校諸人亦不盡相識皆無所庸曲護抑心所不安則不敢不伸其直道也昔侯芭稱子雲太元勝周易譽之過呂步舒不知廣川書以爲太愚又毀之過二者壽祺皆不肯出此者也苟違心而附和則先生何取焉張編修惠言儀禮圖繪天子路寢與明堂同蓋本大戴禮盛德篇逸周書作雒解佐之以鄭氏玉藻注考工記注毛詩斯干箋皆謂明堂路寢同制合之以逸禮王居明堂禮記月令注知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顏師古明堂議亦云然編脩之師金脩撰輔之著禮箋具詳其說大惛謂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爲二王居聽政之明堂卽月令所舉曰太室曰太廟曰左右个是其地在王宮合諸侯之明堂

則周官司儀爲壇儀禮覲禮方明小戴記明堂位大戴記朝事義是其地在近郊金氏又以天子宗廟之制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夾東西堂明堂與宗廟異制據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以推合明堂路寢之制其義矧新要之援據經典綜覈而不可廢明堂之聚訟久矣未易以口舌遽爭此不得引唐律以斷漢獄者也至若編修之書條列經注簡要有法博於聶司業而精於楊信齋先生顧病其不載經文無從駁正不亦異乎壽祺曷嘗鉤考齊魯韓詩者正欲爲毛傳鄭箋疏通證明非苟鶩也詩有三家猶春秋之有公羊穀梁不可偏廢二傳存而三家詩亡說經者之不幸也三家訓詁大義多足與毛傳相發而鄭箋與毛傳異者往往本之三家毛解能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不我甲云甲狎也解摧之秣之云摧莖也解是用不集云集就也解倪天之妹云倪磬也此依韓詩也解子之湯兮云湯蕩也王逸楚詞章句引詩正作蕩此亦三家詩也鄭讀素衣朱繡之繡爲綃解十月之交爲厲王詩解阮祖共爲三國名此魯說也讀可以樂飢之樂爲療讀邦之媛也之媛爲媛此韓說也讀其祁孔有之祁爲農亦三家說也是皆證據顯明他可推究前人蓋未窺及此也鄭君時魯齊韓竝立學官家習戶誦故箋所采撫不煩具徵諸家而治詩者無不知之然非鄭君囊括宏通莫能擇善而從居今日而非博觀詳說亦莫能探古人之用心而徐與決別其是非惡得擬之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乎仰荷大雅之誨忘其禱昧以進伏惟鑒察幸恕狂瞽壽祺頓首死罪死

罪

答許子錦論經義書

壽祺白久未得遼陽消息旅宦何以自存日爲執事懸懸也頃料檢篋中簡札見執事前所咨經義數通深歎執事服官之後精求儒業若此雖皓首下帷者曷足方其淹雅耶曩病且嬾未及條覆今謹獻其愚以俟裁擇焉來教謂百餘年來宗尙漢學然是非得失容得各申所見援鄭司農箋詩宗毛而常易傳師馬而以馬說爲非證之誠宏通矣然壽祺所以不喜攻鄭者以爲學者未嘗深究本原會通撰述之微意徒耳熟於王子雍趙伯循等之說悅其淺近易曉遂從風培擊不顧其安而非敢阿好古人寧道周孔失不言鄭服非也魏晉以後典籍淪棄有甚

於秦燔抱殘守缺無殊於伏壁而漢之儒者猶及見秘府之逸
編聞先師之緒論拾遺補藝非同虛造且如鄭箋毛詩其所易
傳之義大氏多本之魯韓解阮徂共爲三國名解豔妻爲厲王
后讀他人是愉爲偷讀素衣朱繡爲綃此魯說也讀邦之媛也
爲援助之援讀可以樂飢爲藥飢藥與療同此韓說也讀其祁
孔有爲其農孔有與舍人爾正注引詩合此亦三家詩也如斯
之類不能盡考舉一反三足以徵信自王子雍以來未有能持
此論以關其口者鄙人嘗覈之經傳實事求是自以爲發千載
之覆者古如執事必能辨之蓋鄭君深明於聲音文字訓詁通
借之源折衷乎微言大義囊括網羅之美其學之卓出諸儒者
在是或謂鄭好改字妄相詬病以所不見而誣古人殆所謂夏

蟲不可以語冰矣來教又疑范氏三家詩拾遺引崔靈恩集注
本猶作囋指爲齊詩復云茂昌皆齊地未注所徵當緣漢書地
理志以囋爲齊詩斷之案三家詩自王伯厚所輯已多舛誤范
氏書尤謬妄不足觀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虓囋之
閒兮齊詩者謂齊國風之詩與前傅幽詩秦詩邶詩唐詩鄭詩
陳詩一例非謂齊轅固生所傳也陸氏釋文載崔集注本作囋
者疑崔卽取之地理志然亦不言是何家說惟顏師古注地理
志云毛詩作旋齊詩作營始言爲轅固之齊詩又於志右扶風
杜陽注亦引自土沮漆齊詩作杜齊詩久亡不知師古何從得
其說豈出於服虔應邵等音義邪然班固之習齊詩他無左驗
顏注地理志誤以周道郁夷爲韓詩而不考韓詩實作威夷則

其於躋駁者未可盡信也來敎又以大戴禮記中有孔子三朝記七篇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是也此說由王伯厚漢藝文志考始著之儒者無異議劉向言三朝記七篇在大戴禮今小辨以下三篇錯在後考其文義固與千乘四篇相類師古注高帝紀以臣瓚引三朝記蚩尤庶人之貪者謂出用兵篇非三朝記則師古之乖也來敎又謂二戴篇目不符意小戴所刪卽大戴所錄今大戴哀公問曾子大孝投壺三篇重出刪之則大戴止存三十六篇合小戴四十九篇適符原書八十五篇之數後人以小戴已具者不復重錄故刪去其篇而篇次未改故其書始於第三十九終於第八十一司馬貞所云闕四十七篇者非是執事是說傳會似巧而攷之未審案藝文志記

百三十一篇本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六藝論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蓋二戴所傳皆取諸此非獨八十五篇也往錢曉徵詹事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漢志百三十一篇之數此說亦非也大戴記中與小戴重出者哀公問曾子大孝投壺外猶有諸侯饋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本命篇亦多互見且漢書王式傳傳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豳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篇則篇目與小戴同者多矣惡在其爲大戴所取卽小戴所棄小戴所錄皆大戴所存耶大戴公冠篇未有孝昭冠辭禮察保傳篇闕入秦漢悉與賈誼疏

同此則後之學者誦習附綴之失不得以是疑全書雜出漢儒也藝文志及別錄並傳古文禮記則是周秦舊書何有漢儒之作今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有揚雄語將謂後人孱入邪抑謂此傳非出太史公筆邪來教又詢及字林與說文類者案晉呂忱撰字林以補說文之闕其訓故往往取之說文而唐人陸德明釋字應李善等恆捨說文而援字林可謂逐末而失本避難而就易者也壽祺今夏迄冬患淫瘍久閉門數月因撰駁五經異義攷證三卷取便瀏覽不足言裨助經學繕寫成將就正有道焉比年頗喜討論經義少有所得第疾疢牽纏人事煎迫精力日減未彊已衰學業無成良自悼懼所欲述者有歐陽夏侯尚書攷尚書大傳箋會齊韓詩說攷禮記鄭讀考春秋左氏禮公羊禮穀梁禮說文引經考兩漢拾遺輯別錄七略昭代文徵諸種顧多未卒業輟下車塵馬足殆非仰屋梁著書之所交際煩碎食貧窘艱皆易以廢學以是益歎執事之不可及也率爾裁答惟恕狂瞽匡所不遑幸甚幸甚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三終
杭州姚禮舊校
南海鄧翔番禹趙齊嬰新校
陳編修左海文集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四

學海堂

左海文集

閩陳編修壽祺著

答臧拜經論禮辭韻

頃見執事孟子齊伐燕攻鉤稽精諦破數千載膠轕之疑悅服無已既以一二請質過辱嘉納有若江海之善下復示儀禮冠辭昏辭說教所不逮非所謂矜其蒙而欲彪之以文者即敬謝敬謝案詩小雅車攻五章大雅抑三章皆首尾爲一韻中數句又隔別爲韻昏辭往迎爾相與若則有常韻承我宗事與先妣之嗣韻卽其例也假古通假郭注爾疋釋詁引詩湯孫奏假爲奏假鄭注禮記曾子問讀不假爲不瑕瑕駮駮並從段聲其見於詩皆八魚模麋姥韻則冠辭假之諧甫無疑顧氏唐韻正

段氏音均表孔氏詩聲類僉同此論陸德明儀禮音義亦音假爲古而其餘協韻多舛執事今從顧段孔三家以正王庶子禮辭末不入韻之說是也來教又欲以我韻迎以孔韻爰而下詢其好否案迎與逆聲義俱通周禮左氏傳迎皆爲逆禹貢同爲逆河漢書溝洫志作迎河爾正釋言逆迎也劉熙釋名逆選也離騷迎與故韻是讀迎如逆也且迎之本字未嘗不可讀入魚模諸韻逆从苐聲迎从卬聲古音魚模與陽唐多互相轉故亡與無通荒與撫通爾雅釋詁注瓶讀爲甫攻工記瓶人注讀若郭岐讀若撫嬰讀若穢說文若以我韻迎則我當讀爲吾我與吾本一聲之轉也孔與空通詩賓之初筵以筵恭反幡遷僊爲韻則孔可諧爰也再以爾正徵之逆迎也卬吾我也孔閒也義在而聲亦可

隨之轉矣雖然壽祺尙有疑者古人文法似疏實密故三百篇用韻之法錯綜變化孔氏詩韻例備矣但來教以冠辭昏辭必字有韻無乃過於破碎煩亂非古人意與又以句末之韻與前文句首之字遙協則三百篇從無此例益非所安疊韻雙聲古書隨舉輒是然必有條理可尋未有一上一下倏此倏彼橫截句讀強設通轉恂恂不可定而一一執以爲韻者也冠禮字辭備字爲韻嘉宜爲韻永受保之之與備字隔協爲韻字伯某甫與假爲韻其下仲叔季唯其所當七字則說禮之詞不入字辭之內豈必有意牽以諧韻耶藉令其然又不宜不上協句末之字而轉上協句首之字如執事說之以當協永也昔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辭且不欲多而所作禮經用

韻顧若是其破碎煩亂乎蘇蕙之回文鮑昭之建除數名沈炯之六甲十二屬六府八音及口字咏下迄蘇軾之吃語詩黃庭堅之五平五仄詩皆詞人偶爾狡獪弄翰竊恐古之聖人未肯出此也壽祺黥淺不足以窺經訓之奧竈狂夫之言敢謂可擇惟執事終教之幸甚

與臧拜經辨皋陶謨增句疏證書

拜經執事承示皋陶謨增句疏證謂撻以記之以下至敢不敬應七十四字史記不載馬鄭注不見斷爲尙書本無出魏晉人僞撰條舉件繫自信不誣異哉執事之果於疑經也壽祺攷之七十四字可證者十有一而執事之說所不解者十有五請畢其言而執事裁焉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采虞夏書略具夏本

紀敬四輔之臣下曰諸眾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諸眾讒嬖臣者卽庶頑讒說之訓也君德誠施者卽隳括侯以明之訖時而颺之之辭皆清矣者卽隳括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之辭也下經禹曰帝光天之下訖車服以庸亦君德誠施之意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亦皆清矣之意史文簡而賅若此雖不載七十四字而義已無不舉昭然明白惡得誣史記以轉誣尙書之無此文邪尙書設無此文則史記贅君德誠施二語於經何所附麗邪今執事以侯訓君以明之訓皆清斯不辭矣不解一也且史記采尙書固多撮敘節引之體如舜本紀述諸臣之讓不及受斯伯與夏本紀述皋陶言天工人其代之其下卽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不及天敘有典訖五服五章之詞其下又卽云

吾言底可行乎不及政事懋哉懋哉訖敬哉有土之詞若以史記所不載輒指爲僞簡則此等亦將非尙書本文所有乎不解二也尙書馬鄭注不可見賴以存梗槩者陸氏經典釋文孔氏尙書正義耳釋文於續舜典姚方興二本曰若稽古訖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大書細注皆別言之一云十二字孔氏傳本無一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於至于北岳如西禮云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於橐飫序云眾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於金縢序武王有疾云馬本作有疾不豫於酒誥王若曰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於顧命王崩云馬本作成王崩於康王之誥序康王既尸天子云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於文侯之命序云馬本無平字然則元朗於馬

鄭王本一字有無未嘗不錄安有七十四字之闕而反畧之哉以此知馬鄭本臯陶謨同孔傳本審矣而執事徒以馬鄭七十四字注不見羣籍遽疑古文不解三也尙書正義宗孔抑鄭者也其於舜典亦曰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堯典我其試哉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若馬鄭本漏臯陶謨七十四字孔沖遠何容無一言及之如所譏馬鄭不見古文不見孔傳者沖遠既無一言則馬鄭本並有此七十四字審矣惡得歸獄僞孔比大禹謨而竟刪之不解四也說文手部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此釋其義明其用也重文云遽古文撻周書曰遽以記之此引經以證古文之異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蝨部蝨動也重文云載古文蝨从𠂔周書曰我有載于西二部
恆常也重文云𠂔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恆斤部斷截也重
文云𠂔古文𠂔从𠂔古文重字周書曰𠂔𠂔兮無它技此皆
先釋義後引經猶前例也遽下引虞書爲周書特傳寫之誤說
文引尙書傳寫誤者夥矣琨下引虞書揚州貢瑤琨夏誤虞剝
下引周書天用勅絕其命夏誤周𡔷下引周書大命不𡔷商誤
周𡔷下引周書我興受其𡔷商誤周𡔷下引虞書𦏧字从𦏧此
呂刑𦏧荒之誤周誤虞𡔷下引詩相見𡔷民此般庚之𡔷商書
誤詩𡔷獨遽字引書一譌而必力排之也執事以爲說文所𡔷
者周禮案周禮問胥曰掌其比𡔷撻罰之事小胥曰巡舞列而
撻其怠慢者曷嘗有遽以記之之文說文所𡔷顯出皋謨今不

易周爲虞轉欲改書爲禮不解五也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卽扑
作教刑及典樂教胄子之事周人鄉飲鄉射皆有撻扑之罰蓋
因於古習鄉習射一勸一懲尙賢絀惡其道宜著今止取其一
有勸無懲習促而不完美偏而不備不解六也文選張平子東
京賦曰於是孟春元日羣后笏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
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此文多用尙書而百僚師師
具惟帝臣則皆皋陶謨詞也薛綜舊注具之言俱也其下善曰
萬邦黎獻具惟帝臣善曰當爲尙書曰此亦薛注援經爲證也
文選本有脫譌遂誤爲李善注不思善曰之下引書詞而不稱
書文選注寧有是例邪此不待智者而決矣綜卒於吳赤烏六
年僞孔書傳未出所見尙書有此八字其非譌撰灼然可知且

孔傳尙書作共惟帝臣若李善引書不應違孔本作具惟而執事以爲作僞者用東京賦故薛注不言出尙書不解七也左氏傳僖二十七年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切車服以庸執事卽以堯典之文當之案經傳無稱堯典爲夏書者漢魏諸儒從堯典至允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然堯典不可專稱夏書猶禹貢不可專稱虞書尙書大傳有唐傳虞傳說文屢引唐書虞書言部稱虞書曰咎繇謨又傳虞書曰明試以功是今文古文家亦未有稱堯典爲夏書者左氏文十八年傳曰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是堯典稱虞書之明驗蓋堯典事未涉夏故不得稱夏書而皋陶謨闕虞夏之間故得稱夏書矣杜預注左氏夏書曰尙書虞夏書也杜正親見賦納以言十二

字在虞夏書皋陶謨中故知傳稱夏書謂此而執事舍此左證以爲杜目堯典言之不解八也執事所持者以賦納爲古文敷奏爲今文故謂賦納以言卽堯典之敷奏以言也案堯典作傳奏亦作敷奏皋陶謨作賦納亦作傳納音義皆通梅賾本皋陶謨作敷納明試作明庶其小乖異也然典謨文雖近似二事判然不可相亂何以明之史記五帝紀曰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史以訓詁代經文徧告者敷奏之訓也賦納不可訓徧告也杜預注左氏傳曰賦取也取納以言觀其志也然則傳奏者自下言之賦納者自上言之也公羊傳桓元年何休解詁引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漢書宣帝紀地節二年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明試

其功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皆取堯典詞也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敘傳述中宗紀曰時舉傳納王符潛夫論考績篇曰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皆取皋陶謨詞也王莽何休引敷奏上連羣后四朝故知敷奏者堯典之文也王符引賦納與左氏傳同而下合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故知賦納者皋陶謨之文也二者分別若此安在其爲今文古文之異哉古文尙書兩漢未立學官傳習亦眇元始五年暫立輒罷故當時朝廷詔令臣工章疏所稱尙書莫非歐陽夏侯班固自爲文辭亦往往用今文王符潛夫論言易稱先師京君言詩皆齊魯韓異說言書如述赦篇引呂刑寇賊消義引

康誥人有小罪匪省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之類亦必本歐陽夏侯其傳賦納豈必從古今執事徑廢皋謨併歸堯典以二文之判強區古今果何據乎又云僞孔旣取敷納以言十二字羣入皋謨因存納於謨從奏於典存試於典改庶於謨夫僞孔綴緝二十五篇首尾頗具以古文逸十六篇不傳故得售其欺大誓以馬鄭言後得諸書傳所引不在篇中尙多故亦得僞撰三篇以易之至於二十八篇馬鄭之本具在安能悍然竄亂其閒以欺天下故但以堯典析爲舜典以皋陶謨析爲益稷以顧命自王出在應門之內析爲康王之誥而已其它不能變易也而况進甲退乙避東就西彼此紛紜何不憚煩恐僞孔愚不至是矣不解九也執事又謂漢書敘傳時舉二字乃班固語作僞

者橫截前史剽襲舊文案敘傳曰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
邇輝耀威靈皆用虞夏書詞也時舉傳納聯綴經文爲句猶述
武紀之疇咨熙載文家常法耳何預僞手不解十也執事又謂
鴻嘉之詔作傳納蓋劉歆等尙古之爲攷歆河平中以黃門郎
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位猶未顯其時成帝未聞崇尙古文使
歆視艸也成帝本紀引書七事如黎民於蕃時雍罔克耆壽咎
在朕躬乃今文之異豈皆歆所爲乎王莽引書亦作敷奏莽好
古而愚者也歆佐莽以潤色文章者也何以不改敷奏爲傳納
豈歆之尙古能行之成帝不能行之亡新乎不解十一也後漢
書胡廣傳尙書史儼等薦廣曰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李賢注舜
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案此則明試以功之文

兩見典謨漢人所言信而有徵李賢注以堯典爲舜典雖依孔
傳而以益稷爲咎繇謨則依馬鄭本亦足證馬鄭古文有此語
矣何得以馬鄭注不見而疑經乎不解十二也春秋繁露度制
篇引書曰輦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潛夫論引書曰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而說之曰此
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董王所稱符合則經有此文信
矣乃以爲誰敢不讓二語必尙書舊說而釋經者連引之不解
十三也執事又載管君說謂尙書之文誰皆爲疇今書乃曰誰
敢非尙書之文也案虞書績工載庸皆訓功朕予皆訓我欽寅
祇皆訓敬若惠慈皆訓順前後雜出非一端也它若克之與能
俾之與使采之與事諧之與和亦同訓而互用疇誰岐見安足

爲疑信如所言則五子之歌曰予誰疇依說命曰疇敢不祇承王之休命字仍作疇作僞者曷爲明於彼而闇於此留其熾以招後人之培擊又愚不至是也不解十四也執事又謂虞書言欽懃言敬案虞書言敬者屢矣曰敬授民時曰敬敷五教曰亂而敬曰日嚴祇敬六德曰敬哉有土奈何獨訾敬應哉必謂唐虞之文異於三代則姚姒之史官不若今之操觚之精矣不解十五也執事是說濫觴陽湖孫大夫輔以江寧管氏文登畢氏管與畢壽祺未嘗相知孫大夫博洽宏通素所景仰然其所輯古文尙書注易岵夷爲岵鐵易昧谷爲柳谷易不嗣爲不怡易卹哉爲謚哉易阻飢爲祖飢易在治忽爲采政忽易心腹腎腸爲憂賢揚皆誤仍今文爲古文而浮于淮泗達于河轉不改爲

荷雨霽驛蒙克轉不改爲兩濟圍蝨克以後得大誓矢中下二篇不知孔氏正義明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是據馬鄭本言之何得更有中下二篇以左氏傳引盤庚惡之易也引康誥父子兄弟不相及也爲佚句不知此古人約舉經義之體以高堂隆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政期爲佚書不知此尙書中候之文以說文引周書曰宮中之冗食爲佚書不知此周禮校人之文以說文稱怨匹曰逮爲虞書不知此說文之又一解以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後漢書所引周書盡入尙書佚文不知此周書七十一篇之佚文此類不可勝舉尤可異者公羊疏指何休引書羣后四朝敷奏以言云云曰此逸書也逸書乃虞書之譌無可致疑顧謂疏

傳賦納以言爲逸書則二十九篇亦有爲僞孔所亂者旣信譌字以自愚復改注文以誣古得非賢者之過邪然則其謂說文引周書遽以記之疑僞孔竄八臯陶謨者未可從也執事知公羊疏逸書爲虞書之譌而不辨說文周書爲虞書之譌方且隨聲附和詫爲卓識其然豈其然乎古文逸十六篇久絕馬鄭注本迄宋亦亡而二十八篇之經幸魏晉閒未被竄改猶得塵存不過文字小有異同乃忽據不根之論臆加絀減甚者詆牾文義輕下雌黃使虞夏霽零之簡遭今而益殘梅姚割裂之辜得我而分謗名爲崇信古文實毀棄之欲發僞孔之覆然不足以服其心適以授之柄而助其瀾竊爲執事不取也方今經術昌明海內敦尙古學然所慮尊經之過翻以亡經者古之愚變而昔古強執一二文字差互踏駁之端橫改數千載以來諸儒傳受之舊蹈宋元學者移剝經傳芟削詩書之妄而啟天下以非聖破道之萌恐聞百詩惠定宇諸先達不肯出此者也執事殆未之深思與壽祺蒙昧固滯眇通繆進芻蕘罔顧忌諱惟執事幸察之

與仁和梁曜北書

壽祺白辱賜大箸史記志疑古今人表攷呂子校補瞥記數種啟導達心甚荷德教其書卷帙浩博卒卒未能盡宣究先取瞥記讀之輒嘆鉤深索隱之功甚至猶有一二欲獻疑者謹條疏如左

一瞥記云尙書秦誓疏謂晉李長林尙書集注於僞大誓篇每

引孔安國說宋裴駙史記集解於五帝本紀教穉子引孔安國注云穉胄聲相近於夏本紀下土墳壚引孔注云壚䟽也今孔傳皆無此文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孔傳迥異豈諸人並見真孔傳與壽祺案史記漢書漢紀皆不言孔安國作尚書傳前人辯之審矣李長林東晉江夏太守其時枚頤之古文尚書已行豈得有兩孔傳並出而諸儒無一言及之者乎太誓正義所云偽太誓有漢儒相傳之大誓今古文皆取之非偽也孔穎達以枚頤本爲真古文故指馬鄭本爲偽然安國無作傳事安得專爲大誓三篇作注長林所引之孔安國疑晉安帝時尚書見晉書禮志及通典非漢之臨淮太守也然今孔傳亦有失其舊者史記集解引孔傳壚䟽也今尚書傳無之

毛氏汲古閣本乃於傳下誤題䟽字而實無孔䟽一字反屢以陸氏釋文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九字誤題作傳分注其下蹠謬已極攷通典食貨一田制敘禹別九州田土其文悉出禹貢兼載小注其文悉出孔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注云高者壤下者壚壚䟽也上六字見今孔傳下三字文相連屬而與集解所引合然則孔傳本有壚䟽也之訓甚明不知何時脫漏世茂知之者矣陳祥道禮書卷三十四云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爲䟽此尤確證南宋本柳文音義亦引孔傳壚䟽也蓋此三字之亡在南宋後矣若五帝紀教穉子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其下案尚書作胄子六字及穉胄聲相近五字乃裴駙語蓋證明史記尚書之異文其中間孔安國曰四字當是張

守節正義引孔傳語刺史記者附入正義牽連亂之集解中失刊削耳若以穉胄聲相近五字爲真孔傳不思安國先司馬遷卒何緣援史記以證尙書耶此東晉時奏上孔傳舜典一篇亡失采王肅注續之更何緣有安國傳之佚文爲裴駟所取耶何晏引安國論語注本與尙書無涉論語予小子履以下今在偽湯誥中雖有周親以下今在偽太誓中安國古文增多十六篇無湯誥今之偽太誓又非安國所見以其論語注而疑有真孔傳此疑所不必疑者也

一瞥記云漢書谷永傳日食地震對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君牙乃偽古文谷子雲安得見之壽祺案谷永傳所引經出文侯之命篇偽古文君牙則作亦惟先

王之臣克左右文本不同師古可謂重性馳繆

一瞥記云漢書藝文志載周歌詩凡五家則三百篇外周時之詩漢代尙存百六十六篇惜皆不傳壽祺案藝文志河南周歌詩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歌詩二篇又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卽河南周歌詩七篇之聲謚也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卽周謠歌詩之聲謚也周上或冠以河南或否皆名其地此東西周之別非商周之周也志列吳楚汝南燕代雁門雲中隴西邯鄲河閒齊鄭淮南左馮翊秦京兆秦河東蒲反案阪通陽南郡諸歌詩皆漢代所采土風與周歌詩一例班固敘詩賦家謂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禮樂志亦言采詩夜誦師古注采詩依古遵人徇路采取百姓謳

謠是也焉得緣史記古詩三千餘篇之說而謂三百篇外之周詩漢尙有存者乎

答臧拜經論鄭學書

前蒙手教言鄭司農詩箋禮注多用魯詩誠覈誠確壽祺所爲經郭例議固已及之矣顧謂鄭君本習魯詩斥范史本傳沒其實而曰通韓爲不可據猶若有所未盡也何者北堂書鈔引續漢書亦云受韓詩范史固本之司馬彪書非能虛造其疎漏則有之矣蓋鄭君先受韓詩實已兼通三家後乃治毛氏禮注所據未嘗專守一師也禮記緇衣引都人士首章注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此鄭叅稽四家之驗儀禮士喪禮旣夕注引竹秘緇滕周禮弓人注又爲竹秘緇滕儀禮士虞禮注引吉圭

爲饔周禮蜡氏注又爲吉圭惟饔宮人注又爲吉蠲爲饔候人注引何戈與祓禮記樂記注又爲何戈與綴此鄭博採三家之驗故賈公彥孔穎達王應麟諸人以爲鄭唯據韓誠攷之不審執事以爲鄭惟習魯必欲廢通韓之說則亦矯枉而過其正也鄭學博大網羅眾家擇善而從豈容偏廢且儒林傳言鄭傳小戴禮而三禮目錄每稱大戴本傳言鄭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後受古文尙書而所宗者易乃費氏春秋乃左氏尙書之外又注伏生大傳三禮注往往引京易公羊穀梁春秋傳歐陽夏侯尙書大氏史家之辭撮述顛末不暇詳綜異同觀其會通存乎其人今必以言韓詩者爲不可信則其餘亦將訾范氏之悉舛而示鄭君以不宏乎執事謂鄭用韓義無可攷今案禮記經解

三才圖會 卷三十三 四
三
注明引韓詩內傳樂記注商宋詩也與史記宋世家索隱引韓詩說合孔子閒居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與韓詩外傳第三合儀禮士虞禮注引飲餞于泥周禮射人注引宜豻宜獄與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韓詩合釋文泥爲坭豻爲犴犴犴一字儀禮注泥从水者傳寫誤耳衛風邦之媛也箋曰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釋文曰韓詩媛作援云援取也取乃助字之誤陳風可以樂飢箋讀樂爲癯韓詩外傳第二作療癯療同字然則箋毛亦閒從韓義安得云無攷乎不寧惟是鄭志云初注記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盧君謂盧植先師謂馬融盧君說詩今不可見馬雖治毛詩而南有樛木馬與韓詩本樛並作杻見釋文其所作廣成頌一篇尤多用韓詩曰詩咏圃草本於韓詩之東有圃草曰駉

駉誤謹本於韓詩之駉駉駉駉曰縱特肩本於韓詩之並驅從兩肩兮今後漢書圃草之圃譌圃駉駉之駉譌鄙注又譌駉爲俟當以文選東都西京兩賦注正之由此觀之馬亦先習韓詩也廣成頌又曰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案石經魯詩山樞作蔭今頌不作蔭則馬所據非魯詩明矣鄭言先師亦然此亦習韓之一證也爾雅釋畜駉牝駉牝經義雜記依釋文更定如此執事復以雪窗書院舊鈔爾雅證之甚善但陸德明所見郭本爾雅終竟乖繆攷鄭注周禮庾人禮記檀弓並引爾雅曰駉牝駉牝兮周禮釋文云牝駉絕句牝兮頻忍反絕句今周禮禮記注疏上牝下牝皆互誤是鄭所見爾雅不作駉牝駉牝也釋文云孫炎改上駉牝爲牝讀與郭異是孫所作駉牝駉牝也

見爾雅不作駮牝驪牝也說文駮字引詩曰駮牝驪牝即爾雅
之文上牝下牡又與鄭孫讀異恐是下脫字然許君所見爾
雅亦不作駮牝驪牝也毛詩駮牝三千傳曰駮馬與牝馬也毛
傳故訓皆本之爾雅若爾雅釋詩以駮牝連文傳不宜分而為
二是毛公所見爾雅亦不作駮牝驪牝也周禮庾人疏爾雅之
意以詩人美衛文公直牝有三千其實兼有牡故云駮中所有
牡則驪色牝則色是賈公彥所見爾雅不作駮牝驪牝也釋
獸麋牡麋牝麋鹿牡麋牝麋鹿牡麋牝麋鹿牡麋牝鄭孫讀
駮牝驪牝與此文例符一無復可疑倘如郭讀直以驪釋駮
可矣連牝於驪抑何贅也今雖依釋文謂宜附正其後俾學者
得郭本之真又以識郭本之踏庶無迷誤惟執事裁之

與王伯申詹事論古韻書

壽祺白近觀諸家論音韻書私疑顧亭林江慎修四聲通押及
詩易參用方音之說未可厚非何者魏晉以前本無四聲之別
高下清濁取其同類而已至於閭巷謳謠發於婦孺往往矢口
成歌自協聲調輶軒所採未必更加潤色糾以韻書間不盡諧
至今猶然何疑於古也且齊人言殷如衣禮記中庸鄭注稱裂為殪樂
疏謂萌為蒙易序卦謂得來為登來公羊傳秦人謂抗為挑少
饋食謂搖為猶禮記檀弓周人謂顛為申檀弓楚人謂陳為陵檀弓
齊魯謂居為姬檀弓陳宋言桓如和漢書傳六十如淳注水經
鄭周秦讀至為實禮記雜記南陽名穿地為窰周禮秦人呼卷為
委齊人呼卷為武雜記其文皆見易詩禮春秋傳然則方音之

字施於經典安在不可施於三百篇之詩蓋一聲之轉即可交通不必其同部也方語之近卽成流變不必其悉諧古韻也古韻有一字一音百見不易者有一字數音屢遷不拘者設古詩三千篇盡存於今則其源流同異必瞭然可稽今旣僅存三百末由考其岐互安知當時非太史採之列國不能不存其方音可通之字乎詩賓之初筵以嘏與傲郵韻共與筵反幡遷僊韻奏與鼓祖韻抑以紹與酒韻秩與筵韻行與言韻疾與戾韻桑柔以矜與旬民填韻熱與怙恤韻東與慙辰瘠韻寇與可詈歌韻瞻與相臧狂韻楚茨以奏與祿韻孫與燠愆韻大田以騰與賊韻興與林心韻小戎以驂與中韻苑與羣錚韻驅與續轂鼻玉曲韻音與膺弓滕興韻思齊以入與瑕韻業與作韻此一篇

之中用韻屢乖者也竹竿以儺與左嗟韻隰桑以儺與阿何韻桑扈以那與難韻東門之枌以原與差麻娑韻蝮螭以母與雨韻旄丘以葛與節日韻碩人以倩與盼韻北門以敦與遺推韻七月以陰與沖韻鴟鴞以子與室韻車牽以岡與薪韻杕杜以近與邇韻常棣以戎與務韻車攻以調與同韻斯干以裼與地瓦儀儀羅韻節南山以領與騁韻小宛以令與鳴征生韻桑扈以領與屏韻正月以鄰與云慙韻巷伯以謀與者虎韻無將大車以底與塵韻文王以躬與天韻縣以生與飈韻公劉以飲與宗韻蕩以謹與終韻雲漢以臨與蟲宮宗躬韻常武以士與祖父戎韻瞻卬以輦與後韻烈文以福與保韻殷武以遘與監嚴濫韻此百篇之中用韻前後隔異者也凡斯之類求之古韻本

音反覆而不得其條理之合則安知非經師失其讀與方音之偶存而不廢者乎又有本係古音而傳本字異者如韓詩小旻民雖靡盬繇周原腼腼不作撫小旻是用不就不作集漢書引聽言則對對不作答韋元成傳引戎車推推不作焯王吉傳引中心慤兮慤不作恒說文引或舂或旨旨不作掄引求福不難難不作那韓奕之幘禮記公羊傳皆作幣良耜之趙考工記注引作搗鄭君三禮注侯考皆出三家時未見毛詩也見鄭志此皆正合本韻則三家是而毛詩非古本是而今本非矣韓詩之維禹敝之甸爲敝以我隆衝臨爲隆此則轉借之字猶與古音相符鄭康成所謂漢承秦焚書口相傳授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故一經之學數家競爽是言足以盡

古今文字聲音之變矣然卽是推之知古音之變因乎時方音之轉因乎地雖聖人不能強之使同要之在古人未嘗不可通近於音韻使其不相通近豈能筆之於書傳之其人哉今之專講字母者固不可以六朝以後之音讀上繩周秦古書而專誼三百篇以定古音部分者亦恐隘而不能盡通不知所謂古音在某部者誠三代之韻書乎抑亦一家之言乎部分不能盡通則歸之合韻合韻有以異於唐以來之言叶韻乎又以三百篇後孔子贊易老子言道德用韻卽不必皆同夫同在一代何以音之變轉若是果如所云是周人未嘗斷斷於十七部之分明矣今之矧此無乃固與四聲起於齊梁言古音卽不必言四聲旣取四聲而更張之何以知古必無去聲以支佳一部脂微齊

灰皆一部之哈一部是矣然謂自古不通用而金壇段君自舉詩楚詞老子等固已支脂相通請更稽之左氏傳讒鼎之銘以怠韵世荀子賦以佩韵異媒喜揚雄解嘲以規隨韵奇隕知爲皆支脂通用之證尙書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天命爲韵時幾亦韵莊子在宥篇如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哀矣百里奚妻歌以奚皮屢雌時爲爲韵揚雄甘泉賦以芝蚪綏纚開旄旗爲韵皆支脂之三部同用之證此又何說以處此蓋古之音韵失其傳久矣諸家之論迄不能無少罅隙不如第守說文諧聲之法通其所可通其所不可通者闕之而不必仿韵書設部分復設合韵紛紛改易自爲矛盾徒滋學者之惑也閣下以爲然否幸教之

答王南陔巡撫辨公食大夫禮祭鉶祭豆法書

儀禮公食大夫禮扱上鉶以柶辯擣之來教據鄭注以扱上鉶以柶爲句因疑經云辯擣之者爲以柶揅抑以手擣壽祺謹案少牢饋食禮云尸扱以柶是鄭注句讀之證近日仁和吳氏儀禮章句讀扱上鉶爲句失之但竊尋此經文義何不云以柶扱上鉶而變文云扱上鉶以柶者欲明下文辯擣亦是以柶辯擣故置以柶二字於中連綴上下爲義賈疏云扱上鉶辯擣惟有一柶蓋得經意敖氏云扱上鉶以柶謂以內列牛鉶之柶扱其鉶也辯擣之者遂以柶擣三鉶也此四鉶皆有柶其擣之則惟用其上者之柶與少牢饋食禮畧同壽祺謂敖氏言以柶擣三鉶是也言四鉶皆有柶非也士虞記曰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

用葵冬用萱有柶士虞用特豕一鉶故曰有柶而已

特性饋食兩鉶

無設柶明文

少牢饋食禮曰上佐食羞兩鉶皆有柶大夫祭用羊豕

兩鉶每鉶各一柶故曰皆有柶少牢下篇又別之曰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則羊鉶之柶不施於豕鉶明矣公食大夫若亦每鉶一柶則經於宰夫設鉶四之下當加皆有柶之文經既無此文而下經惟言扱上鉶以柶辯擣之則止一柶可知少牢饋食有司徹以少牢為主故祭羊鉶而豕鉶從之嘗羊鉶而不嘗豕鉶公食大夫以大牢為主故扱上鉶而擣三鉶祭上鉶之閒上鉶之閒仁和吳氏謂牛羊二鉶之閒是也或謂兩牛鉶之閒案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牛以西牛羊兩豕豕以東牛此則兩牛鉶在東羊豕二鉶在西其北為牛羊兩鉶近賓席計兩牛鉶與豆相屬不能如席西之庶羞設於稻南簋西閒可容人也故知上鉶之閒當為牛羊兩鉶之閒矣而不於豆閒此不得與少牢饋食

同較然明白敖氏誤矣公食大夫禮又云賓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來教以醢止一豆引少牢尸取韭菹辯擣于三豆意此賓亦以韭菹煥於醢醢麋麇鹿麇三豆言醢可以兼麇壽祺謹案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豆六者菹三韭菹昌本菁菹也醢三醢醢麋麇鹿麇也饌以豆為本祭食以醢為始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而專以醢名官明麇亦醢也擣必於醢不於菹公食大夫賓以韭菹辯擣于醢言醢則不及兩菹可知言辯擣則醢醢外及麋麇鹿麇凡三豆可知謂醢兼三豆是也敖氏謂所辯擣者醢醢而下五豆則未審矣至少牢饋食云尸取韭菹辯擣于三豆少牢四豆韭菹葵菹外惟有醢醢羸醢醢必於醢則三豆或二豆之誤與

本仁和吳氏說

周禮大祝辨九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

曰孺祭土虞特牲之尸少牢之祝皆取菹孺于醢此孺祭也土虞特牲少牢有司凡以肝燔從皆孺鹽振祭之舉肺脊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皆振祭齊之此振祭也少牢饋食之辯孺于三豆公食大夫之辯孺于醢辨孺于鉶此周祭也禮經文約而法精義例可尋有所不備亦從此互推而畧得之謹因論公食大夫祭鉶祭豆之法稽合其同異如前惟有道君子裁正之

與張繁露論春秋至朔通考凡例書

讀定下尊著春秋至朔通考凡例精於推步在何承天祖沖之之間貫穿經義卓識亦在劉歆杜預之右唯以曾自僖公四年以前用丑建僖公五年以後始改用子建據左氏僖公五年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此乃史官特筆而經不書者諱非

王命而擅改子建也又據春秋緯命庥序以爲傳本書曰王子朔日南至特劉歆僞改爲辛亥耳以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十二月又螽孔子云火伏而後蟄今火猶西流司庥過也其語爲季氏假託誣聖欺天之二者皆未協事理何也魯之禘郊與雩僭禮始於春秋之前經皆書之初稅畝作邱甲非禮始於春秋時者經亦書之未嘗諱也使魯果自僖四年以前用丑建自僖五年以後用子建則改正乃國家一大事經何故刪之且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魯史既特筆書之經焉得諱而刪之經卽刪之而傳著之焉有不言經所以諱而不書之故乎足下引春秋緯命庥序本於隋唐兩庥志隋志云太史令劉暉國子助教王頗司庥劉宜等以爲若依命庥序推勘春秋三十

七日食合處至多若依左氏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爲錯足下祖述其說又自推測而信其不謬壽祺案漢書麻志曰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麻以爲壬子昭公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亥百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然則劉歆三統麻本用殷麻參校而得之其他每引殷麻春秋麻覈其同異豈不知殷麻有壬子庚寅之朔而臆改左氏以從己者哉唐志僧一行中氣議曰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麻推之入壬子菑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殷麻則壬子菑首也昭公二十年己丑朔日南至以周麻得己丑二分殷麻得庚寅一分殷麻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麻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統

天也傳所據者周麻也緯所據者殷麻也氣合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又曰命麻序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麻使其數可傳於後者其蝕朔不與殷麻合及開元十五年朔差五日矣氣差八日矣上不合於經下不足以傳於後蓋哀平間治甲寅元麻者託之非古也壽祺案此則春秋緯之不足據昔人已明言之左氏傳所據者周麻其文非歆所改亦明矣足下又謂漢壽王所得殷麻乃是壬子朔日南至春秋命麻序亦然壽祺案漢志太史令張壽王治黃帝調麻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梧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

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厯乃太史官殷厯也漢志所列壽王說甚詳然不言壽王據殷厯改壬子朔冬至事漢志所引殷厯僖公五年朔一條乃劉歆三統厯之文非壽王之言也唐志合朔議又曰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厯魯厯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厯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偽可知矣莊公三十年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殷厯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壽祺案此則殷厯之不足據又明矣足下又以隋張賓唐傅仁均李淳風皆從殷厯作僖公五年正月壬子冬至壽祺案張賓下當增劉孝孫張胃元隋志劉孝孫與劉焯並摘張賓之失所駁六條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而孝孫

厯法第三勘氣影長驗引春秋緯命厯序魯僖五年正月壬子朔冬至今以甲子元厯術推算得合壽祺案甲子元厯者祖沖之所造也劉暉王頗等引命厯序僖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冬至張賓厯張胃元厯皆合命厯序是二張皆信緯而棄傳者也然張賓依命厯序壬子朔冬至張胃元謂三日甲寅冬至不從傳亦不從緯固不能盡合矣足下又以郭守敬與僧一行並朔從壬子至從辛亥壽祺案唐開元大衍術固以氣合於傳朔合於緯元史厯志授時厯議曰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與天合下至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子並先一日授時者元郭守敬所造厯統天者宋慶元初楊忠輔所造厯也然一行守敬未嘗以

僖公五年至朔同日而足下謂傳本書曰正月壬子朔旦南至則是至朔同日與一行守敬乖其說亦自不可通矣案江徵君慎修嘗言元史有六術冬至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
九事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衍然未有折衷徵君因作冬至權度就梅氏所考
定者實測而推其不合斷爲史誤與術誤左氏所記兩日至僖
公丙寅朔在壬子二日癸丑冬至昭公己卯冬至當在辛卯傳
皆先天二三日術家惟紀元宋崇寧與重修大明金僅得僖公五
年壬子冬至餘皆步算有差違者固非合者亦未盡是徵君之
術精矣然雖摘左氏之誤要以爲至朔不同日耳一行守敬不
能無失也足下之書未審於梅江二家何如而步算未合立說

輒多抵牾得毋猶有所蔽與唐志日度議曰哀公十二年冬十
有二月螽開元厯推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
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尙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
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
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
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
覲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
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然
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揆仲尼之旨据此則
左氏所述仲尼之言固非季氏所得譌託矣足下以左氏爲不
曉厯又以仲尼之語爲誣是經傳皆不足信恐厯法雖通而於

解經之道未善也解經之道莫患於改經傳而從我而無所據依則穿鑿之弊將至於鹵莽滅裂而不可止此儒者之所慎也否則自漢以後通經與明天算者不乏人豈盡不知經傳有不可通之處而卒無有言魯僖改用子建者其亦思之熟矣若夫獲麟爲漢興之祥乃何邵公語不可以厚誣公羊謂爲漢初人春秋三傳互異自緣師承不同觀漢書儒林傳及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陸德明經典釋文敘述三傳授受瞭然分明不可以其文字異同專歸傳寫之誤請足下更詳察之幸甚

答高兩麓舍人書

兩麓先生閣下辱惠書推獎逾量而過自卑損誠君子約己如不足予人如不及之懷而施之黯淺衰茶之夫則非其人也私

衷且慙且懼蒙寄示尊著春秋聖證壽祺受而卒業大抵舍傳求經不設條例經則因史存義不設褒貶廓闡支調抉露微旨縝密嚴峻要於唐啖叔佐趙伯循宋葉石林劉公是諸家爲最近紬繹再三幾莫測其涯涘然竊念少日受經以來汎覽諸家亦頗有所疑滯敢以質諸左右壽祺竊觀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雖據舊史之文必有增損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晉文公召王而朝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春秋去昭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見於經典者也華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

諸侯之策晉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皆
無異辭此循舊而不改之驗也太子獨記子同生而不及子赤
子野襄公則知此爲春秋特筆以起不能防閑文姜之失妾母
獨錄惠公仲子僖公成風而略於敬嬴定姒齊歸則知此亦春
秋特筆以著公妾立廟稱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見桓三年
及宣十六年蓋承屢禘之後書以志幸王臣書氏惟見隱三年
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宣十年崔氏蓋有譌誤故不數蓋兆世卿之亂王室
書以示譏則其它之刪削者夥矣外大夫奔書字惟見文十四
年宋子哀蓋褒其不失職外大夫見殺書字惟見桓二年孔父
蓋美其死節公子季友公弟叔肸稱字季子閔高子元稱子所

以嘉其賢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惡公薨以不地見弑
夫人以尸歸見殺師以戰見敗公夫人奔曰孫內殺大夫曰刺
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執與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筆也是
知聖人修改之跡不可勝數善善惡惡義踰袞鉞然後是非由
此明功臯由此定勸懲由此生治亂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
事也苟徒因仍舊史不立褒貶則諸侯之策當時未始亡也孔
子何爲作春秋且使孔子直寫魯史之文則孟子何以謂之作
則知我罪我安所徵亂臣賊子安所懼夫春秋之書微而顯志
而晦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况邱明高赤之倫哉傳
雖言邱明造邾受經然經成之後下距夢奠之年僅踰兩載耳
卽不必有口授子貢未著竹帛之疑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

精心或未盡傳於弟子洎九流分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
儒者各論所聞稍失其舊此三傳所以不能無與經相違之過
也左氏之失者以鬻拳爲愛君以華耦爲敏以荀息爲言玷以
莒宏爲違天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數端而已穀梁之失者以衛
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趙鞅歸晉爲正國數端而已
公羊之失者以祭仲廢君爲行權以公子結盟齊宋爲利國以
齊襄滅紀爲復九世之讎數端而已其它名義間亦失誣公穀
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密於左氏繁碎亦甚於左氏然而左氏
之博於史公穀之覈於經則言春秋者之津梁也豈得執其一
二以廢百哉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兒而不
察其形左氏公穀去聖人之世猶近遺聞緒論宜有所受設無

三傳則春秋孤行數千載以至於今雖聖哲復生奚據以稽其
文與事而斷其義學者惡能道此經隻字哉夫始恃三傳而得
其本末綱統終乃盡棄三傳以爲經不待傳而詳何異蟲生於
苗自食其根而臆出無師之智逆探數千載之前而謂獲千載
不傳之祕吾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惡觀其愈於入室而
操戈者哉漢以後言春秋者舍傳求經始於啖趙然猶謂左氏
博採衆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推論大義得其
本源又曰穀梁意深公羊辭辨又曰三傳分流其源則一擇善
而從亦何常師故二子集傳舍短取長殊爲精覈石林公是亦
猶是也若必如孫復程端學等掃三傳而束高閣蔑古鑿空橫
流至極豈不偵歟夫易書三禮源委昭明開卷易瞭惟詩廢序

則無以考先民美刺之故春秋廢三傳則無以明國史得失之端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窮經之弊不可不慎防其流也壽祺之願質其疑於左右者此也非閣下好學深思孰從而察之若夫古人傳注之體莫不臚舉前言以爲左證公穀之稱尸子司馬子女魯子子沈子卽其權輿也子夏傳禮兼復引記毛公詁詩亦引高子孟仲子仲梁子高密鄭君注周禮必先舉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馬季長諸儒之說然後乃下己意自杜預注左氏傳排棄先儒奮筆私矧其善者多出賈服而深沒本來其謬者每出師心而恒乖經意覽其全篇曾無援據經典徵信六藝惟作丘甲一條引周禮四丘爲甸之文乃以甸賦誤當丘甲而所說長轂一乘旣非周禮本文亦不與漢志司馬法相符出

何經典誠所未喻譴陋之病不獨謬解諒闇悖禮害道也今尊箸中間有頗採三傳及原本前人而一槩略其所自但以通經爲意全居獨矧之名雖非攘善終異乎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之義又王肅素與鄭雠而好作僞其人殊不足取今尊箸命題聖證襲用肅所撰論之名鄙意亦當更酌恃先生海懷下問諄勲敢忘其狂惑干冒之罪而進其瞽言惟閣下鑒而恕之篇中謹簽若干條幸卒教之壽祺頓首死臯

答儀徵公書

弟子壽祺謹啟尙書夫子問下夏秋兩奉札諭惠寄重刻宋本列女傳圖及擊經室文集拜賜發函肅祇懽躍不勝感荷大集臚分四部繹誦再三巍乎若星辰之羅列於九野而未由盡識

顯乎若大瀛之演迤於十洲而無有津涯其鉅者皆明道經世之大業其小者猶足以通百物而利民用自西漢以來著述之既博既精莫有與之匹儔者也蒙示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爲平秩西成平在朔易獨主義和造脉之說解曰朔字从月从艸同緯度則相並而爲合朔若同經度而又同緯度則相並而爲日食并本逆字見說文逆迤也遇也兼此二義此造字朔从并从月之初意合朔時刻雖不定而一月一周天朔與望弦分四位則朔必在正北爲定故於朔方言之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望字亦取日月相對望而月食有以象焉王猶延也延相對也望望二字皆可假借爲用不必岐分朔之日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於文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說文引祕抉前聖之書說日月爲易蓋卽古尚書說專指朔易之易也奧窔通千古之暝塗前書言之心悅誠服夫子謂能道其考據得力之端自慙黤淺何敢任茲謹案尚書東作南爲西成朔易不獨鄭康成注周禮引此以證敘事會天位而不言農事考伏

生書大傳所述亦未嘗專及耕穫也伏生於辨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見太平御覽於辨在朔易傳曰天子以

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見御覽此則條法甚廣非止一端春夏文雖闕逸咸

可推知伏生傳又云春昏張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菽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見周禮司此則四

時農事繫於中星不繫於東作南爲西成朔易夫子以爲農事之說始於王莽是也且如平秩南爲設屬農事則下言敬致文氣隔闕爲不辭矣然謂東作南爲西成指義和測量纏度作之爲之成之其義猶若未密竊意作訓始也日春行東陸立春春

分月從青道出黃道東故經曰辨秩東作言日月之行於是始
義仲辨次之也成訓平也日秋行西陸立秋秋分月從白道出
黃道西故經曰辨秩西成言日月之行於是得正而平辨次之
也是時日夜分氣候適平也又日春在奎而月圓於角角者東
宮維首之星也日秋在角而月圓於奎奎者西宮維首之星也
亦東始西平之義步日以月此二者春秋致月之事也爲訓行
也夏至之日景尺五寸景短日長謂之長至自是之後漸差向
南故經曰辨秩南爲言日纏由此南行辨次之也後世厯元起
於冬至古者制厯蓋以夏至爲準周禮所謂正日景以求地中
者也故經繼之曰敬致此言冬夏致日之事也經於冬不言致
者舉夏至以賅冬至也猶之朔方言幽都南交不必言明都也

辨在朔易則言合朔交食之事也朔易者義主日月合度交易
也辨在者辨察之也夫東作西成者步月之術南爲者測日之
術朔易者定朔之術星鳥以正中春星火以殷中夏星虛以正
中秋星昂以殷中冬者步星以定四時之術日中日永宵中日
短者驗日纏以求中氣之術也古今疇人之秘悉備於此義和
所以爲萬世造厯之宗如此解之則義主造厯而東作南爲西
成朔易竝屬日月言非謂義和作之爲之成之文義混成似不
破碎敬以質諸左右乞剖其是非焉

春秋上律表序

推春秋辰朔自漢書律厯志所載殷厯始洎劉歆造三統厯說
左氏春秋詳矣而杜預攻之甚力然預之長厯證經傳失閏考

日辰晦朔亦未能盡甄發也春秋時麻術疏濶東漢後又不用太歲超辰之法故祖述者往往抵牾以余所疑數事如魯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蝘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火猶西流是爲八月建酉而三統麻謂史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何也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攷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則太歲在子逆溯襄二十一年歲在鶉火則太歲在巳三統麻用之是年歲在乙巳何休註公羊傳是年乃云時歲在乙卯或說乙卯當爲乙巳徐彥疏寫作己卯案續漢志黃帝麻至漢四分麻起元各不同疏謂何氏自有長麻是也杜氏以襄二十一年爲己酉古字卯卯相似疑何注己卯亦己酉之譌此又與傳違異者也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有甲寅乙未何

氏謂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是年有閏十二月則二十七年不得置閏左氏所謂再失閏非一時也而杜氏輒于二十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遷就以求合此守傳而失于闕疑者也唐僧一行麻議譏預甚謬未曉治麻故治春秋者惟麻術最難仁和范子介茲邃于經尤精天算乃依時憲及長麻相參覈推平朔求平氣步交食改置閏從杜氏之長而不阿其所短且準襄二十七年日食事九月不入食限十一月正入食限無失閏法其言曰經傳字形有時而誤而食限必無誤置閏前後可得而移而食限必不能移其卓識可以釋疴而規過矣書旣成吾師儀徵阮侍郎名之曰春秋上律表取鄭司農注禮記中庸語也介茲久爲侍郎所知比受義帛分簞經鄒其採五經算術也以書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三
諗予云甄鸞所用周天分日行度諸數皆與周髀算經脗合此
正周公所定之厯元凱所見宋仲子集十厯以攷春秋中有真
周厯殆謂是也甄氏據之其術或軼而不備因補推昭公十九
年正月乙丑朔閏十二月己未朔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法於戲
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惡能鉤鉅離析若是密耶余既重范
子之闡幽經義遂略摭舊聞以相質若此范子宜更有以啟我
也

禮記鄭讀考自序

或譏鄭司農注禮記多改字而妄甚哉其誣也壽祺曰禮記本
出孔壁及河間獻王所得皆古文也其後禮家授受變爲今文
則文字固不能無少譌異矣漢儒傳禮記四十九篇有小戴氏

有慶氏而大戴氏傳記八十五篇亦閒與小戴相出入劉向別
錄有禮記四一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當卽小戴之本陸德
明經典釋文敘錄以爲是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
者謂禮記不得專稱禮與禮十七篇之名相紊也自后蒼戴聖
慶普洎橋仁曹褒馬融盧植諸家之本師承各出傳寫日繁異
同參差豈一而已鄭注所引或作某或爲某者是也鄭所改讀
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
者有輒下己意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前三例居十之八九
後一例才十之一二耳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
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同穴臣前以周
禮諸經發起糝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然則禮記傳至漢末糝

繆固多非宏達大儒孰能正之鄭依盧馬之本爲注注檀弓子
顯引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韞然則鄭君改讀多從子
幹所考之舊安可非哉或問曰鄭於儀禮詳別古文今文周禮
詳別故書或字及杜子春鄭司農讀論語詳別齊魯古讀然毛
詩箋禮記注改讀之文不盡著所本何也答曰儀禮周禮之古
文故書時蓋漸就淪亡故載之注中以存舊聞論語自張侯論
出三家遂微惟包周章句列於學官故並考齊古以綴遺緒詩
則魯齊韓並列學官家有其書故箋毛異讀兼采三家不必盡
徵所出也禮記雖未立學官而戴慶橋曹諸儒舊本傳授甚眾
具在禮家觀慶氏禮至晉猶存賀瑒世傳其業則曹褒所傳禮
記可知也橋仁著禮記章句教授千餘人則橋君學之盛可知

也後漢景鸞蔡邕並爲月令章句則治禮記者之多自名家可
知也故鄭注所參取諸家亦不必盡徵所出也然考檀弓其慎
也注曰慎當爲引禮家讀然今也衡縫注曰今禮制衡讀爲橫
玉藻纁綌注曰綌或作蕤明堂位喪大記之綌注皆曰當爲綌
讀如冠蕤之蕤周禮夏采注曰士冠禮及玉藻冠綌之字故書
亦多作綌者今禮家定作蕤是則鄭氏討論舊本依據禮家之
明驗推是而求思過半矣其它旁徵經傳左右采獲皆瞭然眉
列無復可疑此鄭君所以囊括網羅斟酌至精卓然爲議禮之
宗也而一孔之士乃以鄭好改字動相訾警所謂是末師而非
往古亡從善服義之公心豈不誣哉豈不誣哉余因專舉鄭注
異讀博稽文字證明本源爲禮記鄭讀攷俾流俗不得妄施其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謗焉亦欲扶師法正經術紕寡陋存道真云爾

汪德鉞傳

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爲左邱明後據廣韻引風俗通證之
咨部請立五經博士君議駁曰唐林寶元和姓纂於邱氏云齊
大夫封于營邱支孫以地爲姓左傳有邾大夫邱弱于左氏云
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後乃出左邱云齊國臨淄縣有
左邱明之後舉左雍左思爲證林寶唐博聞士姓纂獨不用應
劭說必證據明白始削之邱氏譜近出去林氏又千餘年乃反
引風俗通爲證誤矣廣韻姓纂于邱左二氏迴別姓纂以倚相
邱明別族今譜乃以倚相爲邱明祖又載漢光武時裔孫邱堂
左氏精舍志跋鄙陋紕繆僞託顯然何可信也或謂善善欲長

然欲報左氏傳經之功而俾非種冒承左氏有靈其式憑耶事
遂寢其說經曰尙書惠不惠懋不懋已女惟小子乃服維宏王
王當爲大左傳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此其證毛詩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夏楚也革鞭也書鞭作
官刑扑作教刑古以與通此謂聲與色夏與革耳士冠筮日卦
者在左卒筮寫卦執以示主人特牲饋食禮筮日卦者在左卒
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書寫皆卦者事執筮示主人皆筮者
事士冠不言筮者文不具耳鄭注以士冠書卦爲筮人事特牲
書卦爲卦者事誤也士昏親迎北面奠雁再拜稽首者女父筮
于戶西西上右几以先祖之遺禮授人故也婿拜主人不答者
亦假先祖之靈以授之不敢當其禮也鄭注謂主爲授女敖氏

三才圖會 卷之三
謂以女在房失其義矣馬季長注論語以三綱五常解因以文質三統解損益朱子集註因之然三綱五常定之自天者也非夏殷先王所創也不可謂之因且孔子言禮一而已馬以爲五常則益之以仁義知信信如其說曰殷因於夏之仁義知信周因於殷之仁義知信可乎蓋因與損益爲一事損者損其禮益者益其禮禮也者吉凶軍賓嘉之謂非指其辭讓之心之爲禮之端而言也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湯武革命故禮亦隨之然革其節目而不能革其大體故同一始加冠而牟追章甫委貌異其制同一三加而收皞弁異其名同一尸而夏立殷坐周旅酬同一降神而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同一牲而異其黑白赤同一祭而異其心肝同一飲而異其明

水醴同一尊而異其山著犧象乃因風氣之淳澆而有盈縮鑒前人之得失而裒益其多寡是聖人之善其因也禮也者人之隄坊也其因與損益亦若是而已故君臣父子之名不可卽名以禮而仁義知信之德不可獨以禮當之也

尙書大傳箋序

尙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別出暢訓一卷疑卽略說之譌舊唐志直云尙書暢訓三卷伏勝注繆甚自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剗闕宋世已無完本迄明遂亡近人編輯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雨本曲阜孔叢

伯本孫盧本多殺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強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覆加稽覈楊所據依稍參愚管而爲之纂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芟除別爲訂誤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宅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雅記多漢諸儒所未聞遭時燬書明哲退隱嬴祚旣顛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而九共帝告嘉禾拊詒繫命諸闕篇猶能言其作意述其佚句文帝命掌故鼂錯從受尙書而伏生亦自以二十九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間迄武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學官是爲今尙書孔安國晚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

顧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指略均足相推校逸十六篇旣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戴同而三十九篇逸禮竟廢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尙書今學精或不逮古文然亦各守師法賈逵以爲俗儒康成以爲嫉此蔽冒不悛迺謂當時博士末師破碎章句之過而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情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

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
援引及注古文尙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伐耆之歲
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舊聞
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
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
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
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
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草創獨一叔孫通略定制度雜以秦儀
若迺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章焉假令當高帝時
伏生年未篤老尊其高節安車禮徵與張蒼等考舊章立經制
議禮樂則魯兩生息面訣違古之誚絳灌諸臣泯年少紛更之

讒規樞粗定然後繼以賈誼董仲舒河間獻王王吉劉向之倫
先後討論法象明備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今其書散逸
十無四五猶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據
摭大傳獨詳蓋有裨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
氏父子傳之皆善推闡福著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
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
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
固本大傳摭仲舒別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不可
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明臨山西河漢中劉氏李秉文氏

劉氏以經義著述其志切於治世一宋之學云

因本大觀間始於河漢以劉君好古出以宋王事之表不阿

香林許公年久矣之雅言高其隱乃指論平實其論之論理

則則以經義為命故是百五十五卷之說皆自其心而出不

凡父子之說皆自其心而出不阿其心而出不阿其心而出

則大觀間始於河漢以劉君好古出以宋王事之表不阿

十無四五而河漢之說亦不阿其心而出不阿其心而出

長安而論其理則河漢之說亦不阿其心而出不阿其心而出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四終

南海鄧翔番禹趙齊嬰新校

杭州姚

禮舊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四終

嘉慶御製詩經通串

